

麦香幽微

宋扬

麦子。麦子飞溅，从麦秸秆剥离。五月滚烫的石板，碰撞出一粒粒麦子的鲜香。

爹在晒坝里拼起两根高脚条凳，条凳上五花大绑一块石板。爹双手抱了麦秸秆的一头，他的双臂在空中抡出一个大圆，麦穗重重撞在石板上，声音闷沉。如同正在艰难分娩的母亲，麦秸秆每一声沉痛的呐喊，都像在争命。麦秸秆的喊痛和着初生麦子的鲜香以及爹飞溅的汗水在五月的村庄滚来滚去。

麦子晒干。水全的磨坊外就有了排队磨面的人。麻雀在磨坊外的电线上叽叽喳喳叫唤。吆喝飞了又来，像厚脸皮的叫花子。

磨坊里，麦香水一样从轰鸣的机器口流淌出来，又雾一样弥散开。墙面的沟沟缝缝，墙角的蜘蛛残网，屋顶的电灯泡都白了，我们抹了飞到地上的面粉打花脸，全都成了白头翁，成了白胡子老头儿。

磨面的人蚂蚁一样来，蚂蚁一样去。像是商量好似的，磨面与下次磨面有半月空当。得了空儿，水全正好做挂面。机器压出一根根面条，纺线一样，老长老长。面条做好，挂到磨坊外的向阳处。等水全转身进了磨坊，我们鸟儿一样溜出来偷面条。塞进嘴里，咔嚓咔嚓，嘎嘣脆。我们只敢掐走一些小截儿。再多掐，要露馅儿！我不敢偷成束的面条回家——爹插在檐口的黄荆条子对我的屁股是莫大的震慑。“白毛儿”和他弟弟也怕。有一回，他们偷了黄瓜。他爹揍他们，边揍边说：“看你两个饿死鬼投胎，丢死你先人！”

“白毛儿”和他弟弟望着面条，干吞口水。磨坊挨着“白毛儿”家，瓜田李下，若丢了面条，那便“黄泥巴糊裤裆——不是尿也是尿”。“白毛儿”家穷。穷，也要个脸啊！

麻雀比我们不要脸，把面条啄落一地。我们背了新麦兑面条，两斤兑一斤。水全知道白毛儿家的麦子是断不敢兑面条的——净面条，不当顿。水全把地上的面条拣起来，吹吹灰，有小半撮箕。他把面条给“白毛儿”的娘一些。“白毛儿”的娘千恩万谢，收下，眼窝里就有了老泪。这天晚上，面条的鲜香，也从“白毛儿”家的灶房袅绕开，随着炊烟，飘向了远方。

面粉回家，锅烧烫，新榨菜

籽油冒出青烟，我娘最拿手油炸坨坨。面粉调浆，小葱切末，撒半把花椒，拌两勺豆瓣酱。油是新郎，面是新娘，火塘是花烛，铁锅是洞房，滚热的胸膛慢慢就酥软了面团蓬松的身体；摊面花儿，加葱与青花椒，调成稀稀的糊糊，在锅里撇开，青青白白，裹上酸菜，配鸡枞菌鸡蛋汤，能让人暂时淡忘对肉的念想；面疙瘩扯进烧开的米锅，一顿早餐有干有稀。我和妹妹把面疙瘩稀饭刨得稀里哗啦……

而今，村庄只剩下留守的老人和孩子。麦地依然在，却清一色都种了油菜。种油菜颇省力，帆布抻开，一抖，油菜籽落进布里，老人也能收割；种麦子是累活，需要青壮劳力。老人们似乎看穿了麦子的骗局——割麦，捆扎，运输，抡圆双臂在石头上一粒一粒砸下，收获一粒麦子如同二万五千里长征般艰辛而漫长。

几年前，关中“麦客”把收麦机开到了我们庄上。庄上的地沟沟坎坎，并非一马平川，想要纵横江湖的收麦机根本没法大施拳脚。收麦机黯然退场，麦子也黯然退场。

庄上，麦地空空。水全的磨坊有些孤独。新麦的鲜香不再从磨坊飘出来，不再从挂面架上流下来，不再从某家的蒸笼里漫出来。速冻包子、馒头，早已是镇上小超市随时可以买到的食品。

举家离开村庄后，我家那炸过油坨坨，摊过面花儿，扯过面疙瘩，蒸过老面馒头的铁锅，已经深深埋进垮掉的土墙里。初入城市，那些琳琅满目的西饼就摆在西饼屋的玻璃橱窗里，造型精美，奇香扑鼻。烟花易冷，奇香渐渐熟悉到平淡。有一天，竟觉得它们是那样木愣，没有忧伤，没有生命。



赶早苗青插

会不会

郭华悦

饮茶之道，有会与不会。

会者，精通其中的门路。工艺、年份还有品种，望闻之间，信手拈来。从茶叶的辨别，到烹煮技巧，无不了然于心。最后，茶香入口，自是不俗。

会的初衷，自然是求好心切。把茶当成一门学问，摸索其间的门道，为的无非是去劣存优，能品到一杯好茶。而在这过程中，需要的不仅仅是天分，还有时间和经验的磨练。

但一门心思致力于“会喝茶”的人，最后往往会发现，自己在喝茶这条路上，越走越窄。

“会”字之中，有太多框架与标准。最终，符合的总会越来越少。于是，入口的茶味，也就日益单一。

反倒是“不会喝茶”的人，有时更能感受到茶水之中缤纷各异的美妙。“不会”之中，没有标准，也没有束缚。对于不如意之处，不去介意。每一次与茶的邂逅，都能在不同的形与味之间，寻找到美妙之处。

人处于世，也得面临会与不会的选择。

会做人的，于为人处世之道，自有一套固定的模式。最终，能被纳入生活轨道的，自然都是大同小异的。正如一杯茶，喝着喝茶，味道却日益单调。最终，前路越走越窄，很难再品出什么新滋味了。

“会”字之间，有着摸索与门路。但同时，也难免带着主观与偏颇。有时，要撇开主观，需要的反倒是“不会”。因为“不会”，内心得以放空，腾出空间接纳新事物。

“不会”做人的，有时源于无知。但也有这样的時候，尽管观尽世态，但心间仍秉持着“不会”的初衷，以赤子之心处世，对身边的人与事充满了好奇心与新鲜感。这样的“不会”，是一种虚怀若谷的处世姿态。

饮茶如人生。有时，不会是一种比会更可贵的品质。

小巷风情

杨丽琴

参差不齐的十几户人家，一条两米来宽的小巷穿村而过。每天，村内，村外，上学的，下地的，做生意买卖的，虽然称不上来往穿梭，但一进一出之间，给小村注入了流动的风景。这里有我的家，是我曾经生活过的小村。

村里的房屋，不管是两间、三间，还是四间、五间，都是乡村统一模式，前面住房，后面批个小厦，或者厢房，再围一个小院。院子从南往北，或用断砖碎瓦，或用树桩棍棒，围一院子。院子西北角是茅房，往东，是猪圈、羊圈、牛屋等。院子中间，种一两棵果树，整几畦菜地。屋前屋后，栽上榆树、柳树、白杨树、槐树、椿树。喜欢花的，栽一棵栀子花、桂花，或者腊梅等花树。

一年四季，巷子里飘荡着花草树木的清香，也浮动着牲口的粪尿味儿，烟火气十足。傍晚，村里人在院子里整墒摘菜，施肥浇水，浓浓的臭气弥散在空气里，像是有人用一根棍子使劲地翻搅茅坑。但是，过路的，干活的，经过小巷里的人们，鼻子上好似安了过滤器。

炎炎夏日，走村串户的生意人，铲刀磨剪的，箍炉子补锅盆的，吆喝着在巷口卸下担挑子，站在树荫下，就着小巷里的阵阵小风，等着村里人送来生意。偶尔，来一个小货郎，“拨郎郎，拨郎郎……”的拨浪鼓声在小巷子回旋，孩子们乐坏了，撒腿就往巷口跑，那小货郎见了孩子，像是故意似的，扯开嗓门大喊：“鸡毛鸭毛鹅毛，拿来换糖吃啰！”那时，过年过节，杀鸡宰鸭，毛和肾脏皮都留着，放太阳下晒干了收起来，大人们用来换针头线脑。孩子们最想换的是两分钱的硬糖，对于我们女孩子，还喜欢货郎挑里花花绿绿的头绳和发夹。

冬天，农闲时节，赶上晴好的天气，暖融融的太阳倾洒在巷子里。女人们聚在巷口，靠墙根坐着，手里织着毛衣，纳着鞋底，嘴里唠着，东家男人手艺好，西家媳妇会过日子，不时飞起的笑声划过斑驳的墙面，穿透低矮的屋檐，在村庄上空回荡；男人们端着茶杯，大摇大摆的样子，仿佛他们才是小巷的主人，爽朗的笑声，总能击溃女人们的声音，再加上一声声“吸——吧嗒吧嗒”茶里像是放了蜜，喝个茶也能喝得地动山摇的；孩子们从来没有闲的时候，像散了绳子的小牛犊，一会踢毯子，一会丢沙包，一会大呼小叫地挤暖暖，那阵势像是要把墙雷倒。

巷子东边的三爷爷喜好下棋，从春到冬，只要不刮风下雨，他都在巷口支一桌棋局。见到好棋的路过都要叫一声，来一局。其实，根本不需要召唤的，好棋的人，只要看见了棋摊，就会挪不动自己的脚步。村里明叔是好棋者之一，耕完地拉着牛经过，见三爷爷摆好了棋局，就大叫一声，二蛋，帮我把牛牵回家。有时，二蛋正和我们做游戏，听到叫他，挤了挤小眼睛，小嘴撇得能拴头驴，一脸不情愿地跑去拉牛。

明叔有些性急，两步跨到巷口，眼瞅着棋子，就地来个蹲式。走马、拱卒、放炮……端饭碗的，围了过来；走路的，停住了脚步；干活的，手里农具一扔，跑了过来。很快地，围了一堆人。战场上你来我往，博弈厮杀，战场下，指手画脚，七嘴八舌。

小区不远处有一个小巷，不管春夏，还是秋冬，每每经过那里，都见巷口聚集着一堆人，有打牌的，有下棋的，有闲聊的，有捧手闲坐的，还有流动的小高摊，一派祥和。

小巷是联结左邻右舍的纽带，更是一幅幅乡风民俗画，它让朴素的村庄灿烂明媚，也让喧闹的城市宁静温馨。

生活，是需要烟火气的。小巷，就是烟火气升腾的地方。

